

史海回眸

渡江战役支前大军中的四安民工

□羌松延



渡江战役中民工们为解放军迅速上架桥筑路。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标志着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统治的瓦解。解放军很快便挥师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饮马长江。国民党军不战而逃，南通于2月5日宣告解放。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声中，苏皖九分区（后改称南通行政区）于当月成立支前司令部，组织支援渡江战役，包括当年四安区在内的各地广大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支前热潮。

南通一解放就实行了市、县分治，四安为南通县下属12个区之一，时辖重建、江中、温桥等16个乡镇。为了支援渡江战役，四安区委、区政府根据上级部署，首先在借粮过程中就对群众进行了支前的思想和行动教育，提出“打到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消灭反动派，永远享太平！翻身才能彻底！”等口号，并对干部群众进行评功，表扬好干部，树立典型，为渡江支前动员打下基础。

由于渡江战役到来的时间比人们预计的要早许多，造成当时干群思想与组织准备都不够成熟。为此，到组织民工时，分区提出“争取很快胜利，不让蒋匪喘气”“打到江南去，江北太平才更牢靠”“彻底翻身挖蒋根”的口号，而地方又结合群众切身利益，喊出“江南解放，工厂开工，棉花价钱才得大”“江南江北通商，洋货才得便宜”“江南解放，猪子才有销路”等更易被理解、接受的新口号。如此宣传，鼓舞起“支前挖脓根，挖掉脓根回来揪翻身”的情绪，以致有四安群众说“先出劲，后才得（土改果实的）安顿！”使他们明确认识到支前是为了自己。

四安区还善于通过激发阶级意识来组织动员。档案记载，经宣传发动，该区的赵一明哭了起来，愤恨地道：“我要出征，（如果）这次不给我去，我（就）要到华野去！”连其妻也说：“我给他去，田里生活我负责。”

同时，针对群众“怕飞机、怕过江、怕去了回不来、怕老婆腐化、怕没人生产”等顾虑，他们又提出“五大保证”（不当兵、不上第一线、期满复员、保证生产、保证供给），并通过介绍渡黄河及抗日时我军胜利过江的经验等，基本转变了群众的顾虑。为增强工作成效，“四安区把有功之人请上光荣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造成了强烈的支前空气，不少干部群众自动报名”。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也兑现承诺。如《南通区地委专署对渡江支前工作的初步总结》（1949年5月25日）曾记，“四安区采取不要地（主）富（农）出征，要他们拿出粮来，以进行救济”的办法，来解决出征民工的生活困难。

75年前的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广大支前民工驾舟劈浪，冒着炮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出色地完

成了运送部队、粮食、军械和伤员的繁重任务。因资料所限，笔者对当年四安派出的民工、担架、船只及贡献军粮、制作布鞋等数量暂无从得知，但现存分区支前司令部的几份《干部登记表》，为我们留下了那时担任民工中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的四安子弟信息，如和平乡的王寿中、黄中如、杨炳生、张有涛，镇东乡张建、丁陆清、吴金法，及民主乡顾甫、英雄乡蒋金全等。另有镇东乡徐家书（墅）、民主乡何明德、和平乡陈建安，则被安排在南通县总队部工作。渡江战役支前档案显示，徐家书（墅）生于1930年，1948年9月入党，曾任民兵排长、话剧团团长、副乡长，支前时担任南通县支前总队部

宣传干事。

关于普通民工，仅现在的阡家庵村41组（时属四安区沿防乡平桥村）就有吴金龙、钱尾、汉成、羌有才四人参加了渡江战役支前。他们于正月月底出发接受短期集训后，随部队从事担架与挑运等工作，其中的钱尾负责喂牵犁拉炮车、运输弹药的战斗。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常备民工，在随军服务6个月期满后，他们都准时、平安复员，且有吴、羌二人立功受奖。其中，荣立二等功的汉成还肩背一支受奖的步枪返乡，直到今天，当地老人每谈及此事，仍会露出羡慕的眼神。

四安虽属老区，但因地处拉锯地带，

其南部少数乡村曾长期为日伪、国民党所统治，故支前组织工作在这些新区（即新收复区）相对比较复杂。甚至由于缺乏对新区特点的认识与掌握，加之工作方式简单等原因，致使其中的重建乡（今兴仁镇太阳殿村）太东、太南两村曾发生“青壮逃避，群情波动”事情。后经四安与城厢两地区队联动，虽使问题得以解决，却为渡江支前留下了一段插曲。

百万雄师过大江。参加整个渡江战役的支前民力就有320万人，是此次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作为支前民力动员主要地区之一的南通，广大支前群众无私奉献，勇往直前，他们虽然平凡，但同样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张元芳撰《东岳庙灯油碑记》

□赵一锋

圣抛。三元桥和文峰塔，通州状元出得早。”后来胡长龄、张謇相继中了状元，民间越发信服。明崇祯八年，张元芳为掘港芳泉庙撰《东岳庙灯油碑记》。

《东岳庙灯油碑记》载，唐咸通三年（862），李德裕统兵至此，士兵皆渴，凿井获泉甘甜，取名芳泉，立庙纪念。其实这里有点史实错误，李德裕在大中四年（850年）正月已卒于海南琼州，若李德裕确实统兵至此掘港南乡，不会是咸通三年，应该是长庆二年（822）后任浙西观察使的那个阶段。不管怎样，明代时芳泉庙颇具规模，有山门，正殿供奉东岳大帝，两庑殿祀十王和伽蓝，后有碧霞阁供奉三官大帝，碧霞阁后垒土为山，土山上建大士殿禅院，大士净室内放置八盏琉璃灯，琉璃灯昼夜不灭。此间东岳庙钟声声不绝，殿宇巍峨入云，牧童笛声，

善男信女往来，成为如皋东乡掘港的胜景。到明代天启三年（1623），东岳庙历经岁月房屋倒塌，一派衰败景象，住持德恩发起募化重修庙宇。本想重燃琉璃灯，奈何财力不济未成，德恩和尚圆寂后，其徒孙明寿发愿继承师祖遗志，至崇祯八年募求得一百六十二两白银购置一百二十亩地，以田租作为购买灯油之资。为避免后世不肖徒子徒孙出卖田产或者地方豪强兼并，特立石碑为证。落款：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钦差整饬左江兵备道兼分巡广西按察司副使前湖广清军驿传道布政使右参议北户刑两部郎中郡人张元芳撰。道光十年岁次庚寅十月谷旦。

张元芳为明末南通州官宦士绅，芳泉庙仅是皋东海角一隅小庙，之所以张元芳能为芳泉庙撰写碑文，笔者猜测一则是应该和住持僧明寿熟稔；二则与他

本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为东岳庙撰写碑文也是功德。天启二年（1622）十二月丙戌，张元芳担任户部浙江司郎中时携子到金陵中一堂受教，皈依三教先生林龙江，成为一位三教门人，三教即“儒释道”。《东岳庙灯油碑记》从整体行文看文字优美又颇具禅意，体现了张元芳文笔和修为。

道光十年后东岳庙灯油碑一直立于芳泉庙内，民国35年（1946）解放战争国共双方“坚壁清野”，芳泉庙被陆续拆除，1949年芳泉庙原址改建芳泉小学，东岳庙灯油碑仍留在原址。1957年杭继宗先生编撰《掘港地方志》，到芳泉庙原址按碑文摹写了《东岳庙灯油碑记》全文。1991年如东国清寺易地重建于芳泉庙原址，此前东岳庙灯油碑已不见踪迹，后人能知此碑及碑文还要感谢杭先生。

清正奉公潘逸尘

□彭淮

地百废待兴。如皋筹建百货公司，缺少资房。潘家位于今水绘园风景区江南大院附近。潘老让家人或搬出，或搬入一间偏房，将三十多座房屋捐给百货公司，用作仓库。考虑潘老是一名商，又有奉献精神。相关部门聘请潘老为如皋县百货公司副经理。“抗美援朝”爆发后，潘老作为如皋工商联名人，不仅带头捐资，还鼓励长子潘家志参军报国。潘家志时为如皋中学高中生，年仅16岁。潘家志参军，只因年龄小，文化高，未能前往朝鲜参战，而被分配部队文工团。“公私合营”时期，潘老更是以身作则，带头捐出家中多处店房。那些店房，早前一直租给商户使用，但是他未取一分钱房租。

潘老为官清正，为商奉献，究其缘由，有两点可考。首先，他受到好友老党员叶胥朝的影响。早年，两人同在南通读书，叶胥朝思想“左”倾，组织学潮，潘

逸尘积极支持。叶胥朝被学校开除，潘逸尘愤慨，选择退学，前往上海学习。日后，叶胥朝从事革命，遭到敌人逮捕关押，潘老出面营救。叶胥朝出狱后，潘老将其接到家中休养，朝夕相处，攀谈国事。因此，潘老对于共产党人有了深入了解，思想有所转变。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潘老又积极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他曾是江苏省各界人士政治学校第一届学生。该校校长为老革命李乐平（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潘老在该校完成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时事政策四门功课。1957年1月18日，李校长给潘老签发了结业证书。

走访即将结束，潘家玠老人知我热心乡邦文献，便将那张合影旧照、结业证书送我保存。欣闻如皋相关单位正在筹建“如商会馆”（暂定名），我想将复制照片、证书，用于展览，让更多的后人了解潘老清正奉公的感人事迹。

历史人物

韩国钧的两副写景联

□夏俊山

对联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其中有不少描绘景物的作品，于上下两联中描绘山川胜迹，摄取美景精华，美不胜收，动人心魄。此类对联大多设立在景区的大门前或建筑中，起着画龙点睛，更上层楼的作用。例如湖南岳阳楼有一联：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这副对联，上联写景，登临鸟瞰，湖山风光尽收，眼界豁然开朗；下联抒情，见湖山想家国，心念万家忧乐，人生境界提升。这副对联很容易让人想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想起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质。

海安乡贤韩国钧留下的对联中，写景联是重要的一类。这里不妨先介绍两副。第一副：

数点雨声风约住，一枝花影月移来。上联出自南唐·李煜《蝶恋花》的上阕：“遥夜亭皋闲信步，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朦胧月云来去。”可以译为：“在漫漫长夜里闲庭信步漫步在水池岸边，清明时节才刚刚过去，便已经渐渐感觉到春天已经快要逝去，让人感伤。点点滴滴的雨水的声音被风裹挟住，朦朦胧胧的淡淡月亮在云中来回穿梭。”

“数点雨声风约住”是具有诗意的表达，后来，宋代贺铸、元代元好问的诗词中都出现过，这一句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也可用来比喻人生境遇。生活中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力量在我们周围交织，有时候这些力量会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给人一种稳定、安心的感觉。

下联：“一枝花影月移来”应是暗引元代元好问的诗句。元好问有一首《浣溪沙》，最后两句为“一帘花影月移来，小阑幽径独徘徊。”诗句通过写花影和月光的变化，表达时光的流转和事物的变化。最后，作者在小阑幽径中独自徘徊，表达了他内心的孤独和迷茫。前人这两句诗在韩国钧笔下成为一副写景对联，寄托了韩国钧怎样的情感？

对联后落款：己巳年十月。民国己巳年是公元1929年。邹嘉南《韩国钧年表》这一年只记载了韩国钧的一件事：“8月30日，海安久旱无雨，当地乡民聚众至城隍庙祈雨，道路为之阻塞，秩序大乱，公安分局派人制止不听，当场击毙两人，先生家中自朝至暮有人躲避，次日始散去。”（见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1年第2期）韩国钧此联写于海安此次警民冲突一个多月后，对联是否借景寄情：雨声和风的约束象征着外界的限制和束缚，而花影和月光的变化则表达了时光的流转和事物的变化。说白了，就是希望权力部门有所约束，社会能走向稳定与光明。笔者限于学识，如此揣测，未必正确，尚希方家教正。

再看韩国钧的第二副写景联：天高月明 野旷沙净 电骇风驰雾散云披。

上联化用了南朝宋·谢灵运《初去郡诗》的名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诗句写秋季月夜的景象。夜色中，诗人在岭上纵目远眺，只见苍苍茫茫的一片旷野，河水静静地月光下匍匐着，沙岸显得异常平和洁净。明亮的月轮在野岸和高空的映衬下，更加熠熠生光。“旷”与“净”相应，“高”与“明”相衬。诗人可谓妙手丹青，绘出一幅意境淡雅剔透的水墨画，点染出如梦如幻的月色图。唐人孟浩然“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正脱胎于此。

下联出自汉代蔡邕《释海》：“武夫奋略，战士讲锐，电骇风驰，雾散云披。”句中的“电骇”，指闪电迅猛。“骇”，使人惊惧，成语：骇人听闻、惊涛骇浪。“披”，覆盖在肩膀上。成语：披星戴月。“电骇风驰雾散云披”写自然界瞬息万变，颇有李白诗句“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的壮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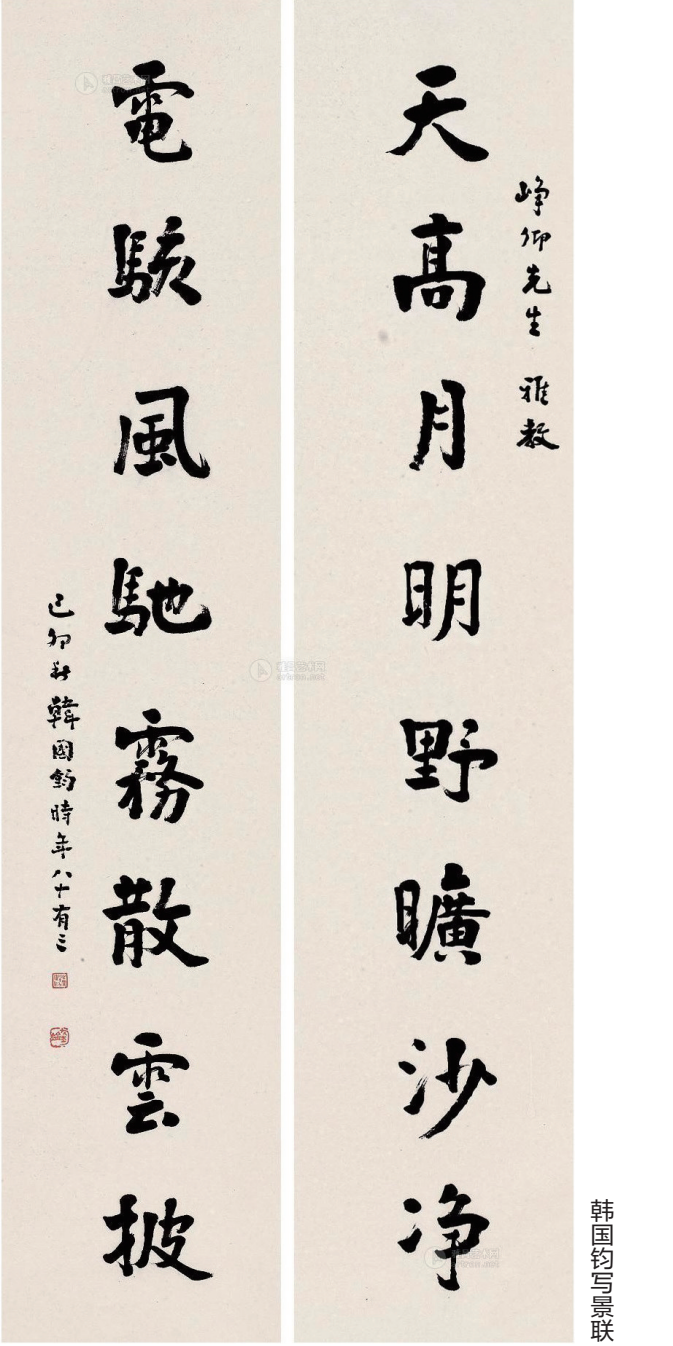
壮美，即阳刚之美，与之相对的是优美，即阴柔之美。徐悲鸿曾用“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来说明这两种美，我们可以想象骑着骏马在秋风中驰骋冀北的画面，再想象杏花绽放、春雨绵绵、行走其间的画面，你会感到前一幅画面令人震撼，后一幅画面让人陶醉。前者是壮美，后者是优美。韩国钧此联写景，上联描绘旷野无垠，沙岸平坦而明净，天空高远，一轮秋月皎洁生辉的优美景象。下联写闪电出现，风暴来临，雾气飘散，乌云压顶的壮美景象。上下联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结合。

毛泽东有诗句曰：“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韩国钧此联是否是借自然景物的变化，写形势在变？看该联落款“己卯秋韩国钧时联八十有三”可知，此联写于1939年秋天。阅读邹嘉南《韩国钧年表》：“10月初，粟裕率新四军东进，解放海安，拜访了先生。后陈毅亦抵海安。10月3日，黄桥战役开始，8日结束。新四军歼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及独立旅计一万一千人，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毙。至此，新四军立足苏北。”10月3日，正是农历金秋，韩国钧此联很可能就写于黄桥战役爆发时。韩国钧一直希望国共和平，“天高月明野旷沙净”一派祥和，不料枪炮轰鸣，大战爆发，“电骇风驰雾散云披”，韩国钧感慨万端，于是提笔挥毫写下了此联。

传家宝

数月前，我写有小文《如皋商界元老潘逸尘》，见诸《南通日报》。友人冯际虞老师读到此文，急忙告知潘逸尘后人正是他的老邻居。潘逸尘共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经冯老师引见，我走进一座古色古香的小天井，拜访了潘老的二女儿潘家玠老人（生于1943年）。她热情地向我追述起家族往事。

潘家原居镇江，为躲避太平军兵燹，迁居如皋。潘逸尘父亲名为潘进斋，卒于1934年。当年，潘逸尘的爷爷用担子挑着潘进斋，渡江北上东行，寓居如皋。潘进斋在如经营生意，颇为富有。由此，潘逸尘少时衣食无虞，先后于如皋、南通、上海读书，成为一名有文化的老师、报人、商人。潘逸尘夫人陈征（1911—2000），如皋东乡人。其父为当地名医，曾出资支持族人陈端等人兴办染织公司。陈征知书



韩国钧与景联